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《大乘無量壽經解》第六十八面，從第二行看起：

這一段文，黃老居士將《無量壽經》五種原譯本，這五種本子當中差別很大，換句話說，當年翻譯決定不是用同一個梵文原本，才會有這種情形出現。根據古大德的考證，梵文原本至少有三種，就是不同的。為什麼會有三種？當然最有可能的，是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講過三次，甚至三次以上。為什麼？這個本子失傳七種的翻譯本子。所以這部經到中國來得早，漢朝時候它有安世高的翻譯本，我們就曉得那個年代很早，早期就到中國來。一直到南宋八個朝代，差不多也將近有八百年，這麼長的時間當中，總共翻譯了十二次。印度傳過來的梵文原本不斷的向中國流通，每一次來的，可能跟上一次都不一樣，所以全都翻譯了。這是根據現在還存在的這五種本子，判斷至少原本有三種。另外七種失傳了，那就不論，如果有這個七本，可能還會發現還有不同的。

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一生講經教學，經典裡面記載他三十歲開悟，一般人說成道，成道就是開悟。開悟他就開始教學一直到老死，七十九歲走的，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。這個會就像我們現在的辦班，每一會是講一個單元，這個單元有大、有小。一個大單元可以講好幾年，也能講一部經，像《大般若經》，這是大單元。小的，一個、兩個人來找世尊向他請教，提出問題來他也講。小的可以說二、三個小時，那也算一會，我們在《阿含》裡面看到這個小部經，有些小部經的文字，大概三、四百個字，那也是一部經。像《般若心經》那也是一部經，二百六十個字。所以大大小小

合起來有幾千部經。這些東西，我們知道，當年世尊講經教學沒有課本、沒有文字，連講稿沒有，提要也沒有。經典之由來，是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，這些學生們想到老師教導這個東西太可貴了，要不傳下去太可惜。所以從記憶當中，這個當中也有傳法的人，阿難尊者傳法，阿難是所有同學裡面記憶力最強的，幾乎聽了一遍之後，他能完全記下來，而不會忘記。請阿難複講，把佛當年所講的重新講一遍，五百同學作證，五百阿羅漢他們聽，聽了大家都同意，沒錯，佛是這麼說的，這才記下來。如果有一個人反對都不行，有一個人說這句話好像佛不是那麼說的，那這一句得刪掉，取信於後人。所以結集經典是這樣的嚴格，流傳下來的，當年的佛這些教材非常珍貴。

留下這些東西，我們都知道是佛當年教人的，教人明理，明白道理。教人懂得因果，教人怎樣做人、怎樣處世、怎樣待人接物，他教人這些東西。傳到今天這經典變成念的，它不是給你念的，念的，釋迦牟尼佛當年應該寫幾部經給大家念，沒有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明瞭，釋迦牟尼佛是什麼身分，跟中國孔子一樣，老師的身分，職業老師。他這個職業老師還不收人學費的，就是義務的老師，職業義務老師幹了四十九年。跟他學的人多了，以後結集成經藏，這麼豐富的教材流傳下來。傳到中國不是完整的，因為那個時候交通非常不便，經典是手寫的，寫在貝多羅樹葉上，非常笨重。所以印度高僧到中國來，中國高僧到印度去取經，精挑細選。我們中文翻譯本，是在印度梵文經典裡面，挑選最精華的、最好的，當然也適合於我們東方人需要的，沒有全部搬來。非常可惜，這些東西現在全都失傳，現在保存最完整的翻譯本還是中文，西藏文保存一部分，中文本保存得最完整。所以我們要曉得，這些東西是世尊當年教學的。我們學佛是接受佛陀的教育，這個要懂，與宗教不相干，釋

迦牟尼佛不是神，也不是仙，他是人。佛是什麼意思你得搞清楚，印度人稱佛陀，我們中國人稱聖人，這個佛跟聖意思相同。中國聖的定義，聖是明瞭事實真相，換句話說，聖人就是個明白人，我們凡夫是糊塗人，聖人是個明白人。「佛」的意思是覺悟，覺悟不就是明白嗎？所以印度稱佛陀跟中國稱聖人，這意思是可以說非常非常接近。所以他不是神，也不是仙。

現在後世的這些學生對不起老師，為什麼？把佛陀教育變成宗教，你說糟不糟糕？宗教是迷信的。佛門裡面拜佛、拜菩薩，跟我們中國人拜祖先意思相同，慎終追遠，是紀念的意思，跟宗教裡拜神是完全不一樣，我們紀念這位老師。菩薩是早年的學生，我們的學長，非常有成就的學長。像孔老夫子七十二賢，三千弟子裡七十二個傑出的人才，那是賢人，在佛法裡稱菩薩，不能不知道。這麼好的教育、這麼好的內容沒人知道，依照這個教育來學習的人太少了。我們很幸運遇到方東美先生，才把這個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；原來我們都不相信，都以為它是宗教、是迷信。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以後我遇到章嘉大師，他勸我出家，勸我真幹，這個責任很大，這個使命也非常神聖，不容易。我們要把佛法平反過來，回歸到教育，釋迦牟尼佛是個思想家、是個哲學家、是個教育家，搞清楚、搞明白，這個教育確實能救社會，能救這個世界。這話不是我說的，七十年代英國湯恩比博士說的，這個話說得是真的，一點都不假。他說「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」，這個問題現在非常嚴重，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」。這真知灼見，不容易！

可是不認真修學，不能依教奉行，經典裡面的東西看不出來，尤其翻經差不多絕大部分完成在南宋以前。還算是很難得，翻經的大師都有高度的智慧，用最淺顯的文字，近乎白話文，古時候這種白話文，讓佛教育能普遍的傳播。所以佛經這個文字的體裁，在文

字學裡面稱為變文，變化的變，跟古文完全不一樣，比古文好懂多了。你看看我們漢唐的文章，你看佛經，這個佛經是漢朝時候翻的，你跟古文一比，這很容易懂，古文比這難多了，所以翻經的人也用了心。雖然是很淺顯，可是現在沒有文學的基礎，他還是很困難，所以我們學佛不能不學文言文。現在文言文的老師也沒有了，我們很感激上一代這些學者專家們，他們不在了，也沒人學，可是他們留下來的資料，我們果然用功的話，行，能把這個課補起來。台灣國語日報出了一套書《古今文選》，這是老一代的這些學者專家們他們的心血，注音注得很正確，註解註得很詳細。現在《全集》好像有十六、七冊的樣子，精裝本。我們如果從這個裡面去學習，花上兩年的時間，讀佛經那就毫無障礙。這樁事情不能不幹，得要用兩年的工夫，把中國古文找回來，有助於我們對佛經文字上的突破，文字障礙就沒有了，我們能夠看得懂，你才能夠知道怎樣學習。

經典，《無量壽經》的翻譯很特殊，這幾種譯本裡面的內容淺深差別很大，黃老居士在這個註解裡面，這一段講得很詳細，文字不難懂。我們接著把後面這個念下去，「日本日溪師」，這法師的名字。「亦同沈氏之說」，前面這是講清朝沈善登居士，他是同治年間的人，也是咸豐之後，他的在《報恩論》裡面提到這個問題。他裡頭最重要的，就是認為這翻譯的人所根據的梵文原本，不是一個本子，才會有現在問題的出現。日本日溪師他的看法跟沈居士相同，「伊云：異譯文句，與今經（指魏譯本）」，康僧鎧的本子，這個本子翻得好。所以自古以來，在中國、在日本、在韓國，學習《無量壽經》都採取康僧鎧的本子。康僧鎧是在中國三國時代曹魏，是那個時代的人，也是在那個時候翻的。「稍差異者不少」，依據其他的四種本子，跟他們採取學的，今經是他們現在學習的康僧

鎧的本子，一比較裡面差異很大，差異不少。「思夫，多異本」，這思夫，我們想想，這麼多不同的本子。「傳者不一」，傳的人多。「故致斯異」，因為那個時候都是手抄的，不是印刷，手抄抄錯了的、抄漏了的、抄成別字的，這是在所不免，這種經驗我們都有。「亦或非一時說。例如般若諸經」，這就佛說的不是在一個時候，也就是多次宣講。「以此經如來本懷，處處異說，致此多本。蓋此大悲之極處也」。這幾句話說得好，因為佛教眾生在一生當中修行證果，在一切經裡頭，這一部經最殊勝，有理論、有方法，自古以來，依這一部經修行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。這是大慈大悲，不是說一遍，說很多次，所以梵文的原本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本子，每一次說不可能完全相同。我依照這個經本，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，我依照這個本子講這部經講了十遍，我講的十遍現在留的光碟每一遍不一樣。有人要把它寫成講記，問我根據哪一次，我說最好十次你們都聽，你們也做會集本。這是第十一次，十一次我們就完全講解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。這也是我跟黃老居士認識一場，他老人家大概大我十幾歲，寫這個註解的時候是在生病，非常辛苦，日夜不休息把這個註解寫完成，真的是稀有，很不容易。這是諸佛菩薩、這祖師大德慈悲到極處。

「以上諸德」，就是以上這些大德們，「皆主本經乃世尊多度宣說之法，實有所據」。過去這些大德們他們主張，《無量壽經》確實是釋迦牟尼佛多次宣講的，不是像其他的經只講一次，沒有再講過重複的，這一部經是很特殊，多次宣講。他下面舉個例子，「例如本經《唐譯》本名《無量壽如來會》。乃《大寶積經》中一會之文。足證佛說《寶積經》時，亦宣說本經也」。《大寶積》是一個大單元，這個單元裡面它分二十幾會，每一個會是一個小單元，二十多會合起來是個大單元。在這個大單元裡面他講了《無量壽經

》，這個經題叫「無量壽如來會」，《大寶積經》裡面一會，這就是多次宣講的證據。

「沈氏又云：魏譯文辭詳贍，義理圓足，故自來講家多據之。唐譯差與相近，蓋同一梵本也」。這個唐譯就是《大寶積經》裡面「無量壽如來會」。跟現在流通最廣的康僧鎧的譯本，這裡頭大同小異，他判定這是一個原本，一個原本兩種翻譯。他說「宋譯亦甚明暢，而辭句前後大異，又一梵本也」，這肯定不是同一個本子。「漢吳二譯，文辭拙澀，而義有相補備者，則又一梵本也」。這是看現在這五種的譯本，至少是三個不同的梵本，這說得很有道理。「沈氏雖未能直從古梵筴取證，但今若細究存世之五譯，可推知當年梵筴至少有三種，故知沈氏之說可信」。傳到日本，日本有幾位法師也有這種看法。「至於他師有認為五譯祇是同本異譯，各本差異，祇因譯者意樂不同」，每一個人的領悟、感受不一樣，說原本應該是一個，有人有這種看法的，黃老居士認為「實未能服人」，這個說法沒有辦法叫人心服口服。「例如本經小本秦唐兩譯」，這小本是《阿彌陀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有兩個本子，羅什大師翻的，「羅什大師因秦人尚簡」，那個時候大師到中國是姚秦的時代，姚秦建國在現在甘肅河西走廊。中國人喜歡簡要詳明，不喜歡麻煩。「乃攝十方佛為六方佛，此誠譯者應機之妙。文簡應機，而經義無失，是始為譯者之意樂與善巧也」。這是能說得通的，羅什大師翻的《阿彌陀經》，玄奘大師翻譯的是直譯的，裡面講的是十方佛，羅什大師翻為六方佛，就省掉四方，這是翻譯的人他的喜歡、愛好、看法不同，但是經義一點沒有變更。「至於本經諸譯之差別，大異於是，不但詳略不同，且義理之深廣亦異，故不應是譯人意樂不同也」。看看其他經典，同一個譯本不同人翻譯的。再看看《無量壽經》這五種本子不一樣；換句話說，肯定不是一個梵文本。

下面舉例子說，「例如彌陀大願」，這個太重要了，這個大願，換句話說，是阿彌陀佛傳給世人重要的信息，這部經裡面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大願。「例如彌陀大願乃淨宗之緣起，與本經之綱宗，而十念必生之願」。這一句多重要，我們怎樣往生到極樂世界？臨命終時頭腦清醒，有人提醒他念佛求生淨土，十念就能往生。這個機緣是關鍵，一生沒有遇到佛法，臨命終的時候在斷氣之前有人告訴他，一切放下念佛求往生，求往生是求淨土，他一聽的時候他就能信，他就發願想去。頭一個頭腦要清楚，如果說痴呆症那就一點辦法都沒有，聽了就歡喜、就相信、就發願，這是他自己的善根福德。旁邊人帶著他念，十聲佛號他斷氣了，肯定往生淨土，這是阿彌陀佛的本願，這個多重要！這是「彌陀大願之髓」，精髓。「此願見於魏唐兩譯」。就是剛才舉的這個例子，康僧鎧的本子，《大寶積經．無量壽如來會》的這個本子有，有十念必生，而漢譯、吳譯這兩譯的願文當中沒有十念必生，怎麼能有這麼大的差別？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「若謂魏唐兩譯之四十八願，與漢吳兩譯之廿四願祇是譯筆開合之不同，則實難自圓其說」。這個願文有四十八願的、有二十四願的，翻譯的人決定不能把四十八願變成二十四願，也決定不可能把二十四願把它分開為四十八願，這個不可以的。這就肯定是兩種不同的梵文本，也就說明肯定是佛兩次說的，不是一次說的。所以說「世間焉有如是大膽之譯人，敢率自意妄刪大願之心髓」，這是黃念老他的看法。「故知必是所據之原梵本不同，方有此異耳」。這個大願五種本子裡有三種不同，這個是太大了，這就不可能有這種錯誤的，有二十四願的、有四十八願的、有三十六願的。所以他們講至少三種不同的，就根據這個說的，至少佛在世的時候三次宣講。

「又如《吳譯》廿四願中，有國無女人與蓮花化生之勝願」，

這個很重要。「而魏唐兩譯雖具四十八願」，沒有這兩願，沒有國無女人、蓮花化生，沒有這兩願。「若謂原本是一，諸譯只是開合不同，則請問《吳譯》此二願從何而來。何以廿四願中有之，四十八願之本竟然無之。可見諸譯所據之原筴不一」，就是梵文的原本不是一個本子。「正如沈善登氏所說，本經蒙世尊多度宣說，又因梵筴易脫落，乃有不同之原本耳。從上之例，可見會集諸譯實有必要」。五種本子裡面出入很大，淺深不一樣，這世尊當年在世，因為聽眾不一樣，宣講善巧方便就不相同，結集經藏的時候統統結集下來。所以是原本不同，不是一個本子。五種本子都傳下來，今天我們要學習必須五種本子都要念，為什麼？裡面有些很重要的，這個本子有，那個本子沒有，你念一個本子，你就得不到圓滿的信息，必須五次你都聽了你才真正能明瞭。這麼一來對初學就造成很不方便，學《無量壽經》要學五種本子。所以歷代學淨土的都學《阿彌陀經》去了，學《無量壽經》的人不多，原因在此地，《無量壽經》版本太多，沒有一個完善的版本。

所以古人就想到會集諸譯重要，會就是集大成，集五種原譯本的大成編一個新的本子，這就有必要。「是以從宋至今」，宋朝王龍舒第一個作的，王龍舒他的名字叫日休，日月的日，休息的休，叫王日休，龍舒是地名，這就在安徽舒城，在我們廬江隔壁，現在講桐城派這個地盤上的人，他是舒城人，他是第一個做會集本。第一個做會集本，你看這樣的一個學問家、大善知識發這個心，五種原譯本，他只看到四種，唐譯《寶積經》裡面「無量壽」這一會他沒看到。換句話說，他這個會集還有漏失掉的，不能算是完整的。但是這個會集本子好，確確實實這個本子出來之後，被收入《龍藏》，日本收入《大正藏》，學習《無量壽經》用他的會集本的人就多了，比讀康僧鎧本子的人還要多。連蓮池大師註解《彌陀經疏鈔

》，所引用的《無量壽經》的經文，都用王龍舒的會集本，可見得它影響很大。

第二個彭二林，就是彭際清，彭際清做這個本子是校正，是用這個康僧鎧的本子。康僧鎧的本子裡面有很多很難讀的，他把文字統統整理，等於說刪節，校對、刪節，他用一種本子，不能算會集。第二次會集是魏默深（魏源），這是清朝咸豐年間人。第三次這是夏蓮居老居士，「與先師」，夏蓮居是第三次會集的，民國初年。很不容易，他這個會集本最初出來這個本子，我手上還有一部，是線裝本。跟我們現在的本子不一樣，我們現在本子分成四十八品，他原來最初會集的是三十七品，大概以三十七道品這個意思來會集的。慈舟法師在北京、在濟南曾經講過，而且作過科判。他的科判，黃念老送給我一份，他影印送一份給我，我還有這一套資料。現在這個本子，是夏老居士會集之後修改了十次，修改十次才完成這個定本。這個定本我也給它做了科判，做得很詳細。所以我們有科會，這裡有流通，諸位都能夠看得到。科會分得很細，全經思想體系、文章脈絡，你一目了然。你能看懂這個，你對佛經你才生一種佩服、敬仰，這種心自然就會生出來。這一段是講這個五種原譯本。

下面這就講四種會集跟校正，「以上五譯，互有優劣彰晦」，也就是五種原譯本都有長處，也都有缺陷。「例如十念得生之本願與一向專念之要旨，於漢吳兩譯則未彰」。漢譯、吳譯這兩種本子，「十念得生」這個本願它沒有，「一向專念」也沒有提到。「至於五惡五痛五燒之宏文，乃世尊苦口婆心之告誡，於唐宋兩譯則不具」，這兩個譯本裡沒有這段文，這段文章非常重要。我們今天為淨宗同學選定的朝暮課誦，晚課就是讀這段經文。魏譯是康僧鎧的本子，這是翻譯得比較完備，「為諸譯冠」，這是流通最廣的。「

但於國無女人與蓮花化生兩願」，這兩願它沒有，這個譯本裡沒有。「故宋龍舒王日休論諸譯云：其大略雖同，然其中甚有差互」。這個意思就是這五種本子，把它比較對照，這裡面就看到差別。「又其文或失於太繁，而使人厭觀」，這文字繁瑣，「或失於太嚴，而喪其本真；或其文適中，而其意則失之」，有這麼多的缺點。「由是釋迦文佛所以說經，阿彌陀佛所以度人之旨，紊而無序」，紊是雜亂，「鬱而不章」，鬱是沉悶，就是世尊跟阿彌陀佛度人的這些宏願，沒有辦法彰顯。「余深惜之」，余是王龍舒居士，所以他發心做這個會集本。「於是乃取漢吳魏宋四譯，校正會集，敘為一經，名曰《大阿彌陀經》」。這是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的開端，是在宋朝有這麼一個本子。

「校會之本」，從宋到現在一共有四種，第一種「《大阿彌陀經》，宋國學進士龍舒王日休校輯」，他不說翻譯，他不是翻譯的，他是校對重新編輯。第二種也叫「《無量壽經》，清菩薩戒弟子彭際清節校」。第三種叫「《摩訶阿彌陀經》，也是清菩薩戒弟子承貫邵陽魏源會譯」。這是會集本，這是第二次會集，「原名《無量壽經》，後經正定王蔭福居士校訂，並改今名」，他改成《摩訶阿彌陀經》。第四種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個，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，現代菩薩戒弟子鄆城夏蓮居會集」，這就我們現在用的本子。「於是本經乃有五種原譯本，四種節會本，共有九種」。這九個本子我們曾經印成一冊，流通量也很大，便利大家喜歡研究考據的，便利他們做這些參考用。

「五譯之中《魏譯》流傳獨廣，王本一出取而代之」，王本是王龍舒的就《大阿彌陀經》。「蓮池大師《疏鈔》中，語則多就王文。以王本世所通行，人習見故」。這就是蓮池大師《彌陀經疏鈔》當中，引用《無量壽經》，多半是引用王龍舒的《大阿彌陀經》

。「清末印光法師亦稱王本為文義詳悉，舉世流通。由上可見王本在我國之流通，遠過《魏譯》」。這個會集本出來之後，大家都喜歡這個本子，五種原譯本都不再學習，學王龍舒這個本子。下面說「王本雖甚流通，並收入龍藏與日本大正藏。但王氏之作則有得有失」。所以還是有瑕疵，可見這個事情的確不容易。「例如《疏鈔》云」，這是蓮池大師的話，「王氏所會，較之五譯，簡易明顯，流通今世，利益甚大」，這是先對他的讚歎。「但其不由梵本，唯酌華文，未順譯法」，他這不是翻譯，他不是由梵本直接翻譯過來，只是斟酌前人翻成華文的翻譯本子，斟酌這些文字重新做個編輯。「若以梵本重翻」，那就成六種翻譯，別人就不會議論他。「故彼不言譯而言校正也」，這是龍舒謹慎的地方，他的問題在哪裡？「又其中去取舊文，亦有未盡」。這就講比較這四種原譯本，你怎樣取捨，這是學問，他取捨不當，不太妥當。這裡頭舉例子說，「如三輩往生」，這個很重要，「《魏譯》皆曰發菩提心」，上輩、中輩、下輩都講發菩提心，可是「王氏唯中輩發菩提心」，下輩裡頭講不發，上輩裡頭沒有提。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文，這個地方這個問題嚴重了。「則高下失次。且文中多善根，全在發菩提心。而三輩不同，同一發心」，你看上輩、中輩、下輩不一樣，但是都有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這八個字。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這是往生最重要的條件，王龍舒的會集本，這個地方就有了問題，上輩沒說，下輩說不發，這不可以的，這是嚴重的誤失。

「蓮池大師所論精要，正中要害。王氏自序中有云：其文碎雜而失統，錯亂而不倫者，則用其意而修其辭」。這幾句話，這其文是講原譯的經文，原來這四種翻譯的經文雜而失統，錯亂而不倫。則用其意而修其辭，這個用其意是用自己的文字來敘說經中的大意。這個在古人是有議論的，因為你是編輯別人東西，一定要用人家

原來的文字，不能用你自己變更文字，這個例子要一開，以後麻煩大了，每個人都可以改經，那經就改成不像樣子，就決定不能改動，會集要守這個規矩。這是龍舒有些時候用自己的意思，把原來的文字改了，這是被後人指責。「是正蓮池大師所指，不由梵本，未順譯法之深病」。蓮池大師講的話很含蓄，黃老給我們這一說明，我們就了解、就明白了。所以顯出古人就是責備人，也非常厚道，也不是用很明顯的話來說你，很厚道，委曲婉轉，這都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地方。「今乃會集，焉能不取原語」，會集一定要記住要取原語。「而任意行文，是乃萬萬不可也」，這是很大的一個忌諱。「至於三輩發心亦然，擅改《魏譯》，又復高下失次」，這三輩發心，就發菩提心上輩的不說，中輩說發菩提心，下輩的說不發，這個是嚴重錯誤。這是「王本難掩之疵」，這他的過失。

至於第二個，「清乾隆彭二林居士（名紹升）」，他還有個名叫際清，彭際清，「亦於王本義有未安」，他對王龍舒的本子也深有研究。「於所著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中論王本曰：王氏本較為暢達，近世通行。然有可議者，如序分中遊步十方以下，廣明菩薩行願，為令行者發起大心，積集德本，究竟成佛，乃是此經開章要領，而王氏刪之」。這個龍舒的會集本裡沒有這一段，這一段非常重要，他疏忽了。「至往生上下二輩，一刪去發菩提心」，他沒說，這一句沒有，上輩往生沒有發菩提心這一句，下輩往生他說不發，這下輩往生是「一云不發」。「胎生一節，刪去疑惑佛智乃至勝智」，這五句經文，這五句經文非常重要，他沒有把它收進去。所以「前則乖成佛之正因」，就是發菩提心，「後則失往生之正智」，就是「疑惑佛智」一直到「聖智」，這一段文字他疏忽了，所以失往生之正智。人為什麼會胎生，西方極樂世界為什麼會有胎生？這生到邊地也算不錯。為什麼會生到這個地方？對極樂世界信心不足

，信心不足真念佛，真願意求往生。就好像賭博一樣，有我就成功，沒就算了，就這麼一個念頭，他就不能入品，他生到邊地。也很難得他真幹，雖然他有疑問，但他真幹，萬一是真的那我不就成了嗎？你看就這麼一個錯誤的念頭，這信心裡頭有缺陷，所以他生邊地。邊地到極樂世界要耽誤五百年，五百年他相信了，信心清淨，疑惑沒有了才能入下品下生，他比下品下生低一級。所以決定不能有疑惑佛智，不可以疑惑。

「他如敘次願文，後先舛錯，皆當校正。彭氏鑑於王本之失，乃專就《魏譯》去其繁複，並按雲棲本」，雲棲是蓮池大師，「增入四十八願先後數目，仍名《無量壽經》。是為第七本」，第七種本子。「王本為第六本」，王龍舒的本子是第六種本子，彭際清的本子就是第七種的本子。但是他只是魏譯，就是康僧鎧的本子刪節，把它繁複的地方把它刪除，做了一個節本，把四十八願加了條目，這個本子也有流通，但是不廣。所以「但此本只是《魏譯》之節校本，而非諸譯之會集本」。兩本做個比較，彭際清的本子比康僧鎧的本子要好，我們讀起來很順。「近代丁福保居士，作《無量壽經箋註》」，所根據的本子就是彭際清的節校本。彭本還是「未能救王氏會本之病」，所以它不能稱為善本。

這到底下一個，清朝咸豐年間邵陽魏承貫居士，「謂諸譯及王氏會本，猶未盡善。乃會集五種原譯，別成一本，仍名《無量壽經》」。底下說「魏氏之本，集五種原譯，是為五會本之始」，這是五種原譯本他都看到。「王氏只是四會本」，四種本子的會集本，「所會未及《唐譯》」，就是《大寶積經．無量壽如來會》，這一會這個本子他沒有看到。「同治中」，咸豐之後就是同治，同治是慈禧太后主政，咸豐過世之後，這小皇帝是母親當家，「王蔭福居士極崇魏本」，這非常推崇。「曾親記云：近世邵陽魏居士復本雲

棲大師之說，遍考諸譯，別為一書。包舉綱宗，文辭簡當，乃得為是經之冠冕」，這是對於魏默深這個本子的讚歎。「王氏復博考眾本，手自校讎，並定經名為《摩訶阿彌陀經》」，這是本經第八個本子。

「魏氏發心廣大，復精於文字，為救王龍舒居士杜撰經文之失，備取五譯，會成一經，力求句句有來歷，期成善本。所願極勝，所成亦偉。其所會集遠超王本。王蔭福居士讚之為本經八種之冠，亦非過譽」，這些話是黃念祖老居士說的。可是後面「但所憾者」，他還是有遺憾，「魏氏雖願力補王氏杜撰之過，惜未全免」，他也犯這個毛病，用自己的意思改動原譯本裡面的經文，文字也改動。「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」，犖犖是明顯的意思，非常明顯的過失。這個地方舉出了四條，第一「魏本第二願曰：設我成佛，國中天人，純是化生，無有胎生。此中無有胎生四字，諸譯皆無」，這從哪裡來的？這一句是他自己加的，這舉出真的把他的過失舉出來了。「且此四字與原譯文相違」，為什麼相違？「《魏譯》云」，康僧鎧的經本上有這麼一句話，「佛告彌勒，彼國人民，有胎生者」，怎麼願裡頭講無有胎生？「唐宋兩譯同之」，唐譯的跟宋譯的這兩種本子都有這句話，都有講胎生這個話，「而魏氏竟謂無有胎生。此實為難掩之疵也」，這個過失太明顯了。第二「五惡五痛五燒一段數千言」，這一段文很長，「魏氏刪節為：生時痛，老時痛，病時痛，死時痛，患難窮苦痛；淫欲火燒，瞋忿火燒，貪盜火燒，邪偽火燒，愚痴火燒，是為五痛五燒。魏居士原願無一字不有來歷，惜未能貫徹初衷，上之一段於諸譯中並無來歷」。這一段不是刪節的文，是用他自己的意思把幾千字的經文，濃縮成這個，這完全是他自己寫的，不是原文。要從原文刪節的話沒有話說，這不是原文，完全是自己意思節錄的，所以這就是沒有根據。

第三「魏氏會本謂極樂之宮殿樓觀，堂宇房閣，或處虛空，或在平地，或依寶樹而住」，這句有問題，其中「依寶樹而住」這一句話五種原譯本都沒有，這也是他自己想出來的，這個沒有根據。「會本中『過是以後，無量壽經亦滅，唯餘阿彌陀佛四字，廣度群生』」，這一段文五種原譯本裡沒有。「由上可見，魏氏之本與前諸本相較，雖後後勝於前前，惜仍未能盡免率增乖舛之過。但此巨失，勢在必救。以免後世因襲，甚至篡改經文。故須防微杜漸，絕此罪源」。這是黃念祖老居士對他的評語，這個重要。因為古人的東西，縱然是錯了不能改它的，怎麼辦？把你的意思寫在旁邊，寫在旁邊旁註，不能隨便改它。如果隨便可以改這個例子一開，不得了，以後人家一看，這不通，不應該是這樣的，我也改一句，你也改一句，流傳到幾百年之後這文章就不能看了。所以這是決定不可以的，這是最大的忌諱，我們明明看到這是什麼？人家抄錯的，但是決定不能改動。所以古德常講這個字可能是哪一個字的錯誤，這樣子註在旁邊，這正確，最忌諱是隨便改人家東西。黃老居士說這些話，也是說明他老師夏蓮居老居士為什麼要再會集，原因就是前面兩個會集本、一個節校本都不完善，都有瑕疵，所以必須再作一個會集本。「並為大經，早得善本。是以先師夏蓮居老居士，乃有第九本之作也」，我們現在這個本子就是第九本，這給夏老居士做個介紹。

「先師夏老居士，未冠學儒」，未冠是沒有成年，古人成年是二十歲，這就是在二十歲之前學儒。「先程朱而後陸王」，先學的是宋朝二程，朱是朱熹，而後學明朝的陸九淵、王陽明，這都是宋明大文豪，現在人說哲學家、思想家，這是說他的學術的淵源。「甫壯入佛」，中國人講壯年是三十到四十，三十到四十叫壯，甫壯那就是剛剛大概三十一、二歲，就剛剛入壯年的時候他就學佛。「

攝禪密而歸淨土」，他學過禪、學過密，最後學淨土。「夏老博貫群籍，深於文字，專功久修，教眼圓明」，這是對老師的讚歎，他作學問、學佛都非常認真，真的古人所講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無論是學禪、學密、學淨，他的根底都非常深厚。「於壬申」，壬申是民國二十一年，「一九三二年之歲，發願重校此經。掩關津門，閱時三載。遍探五種原譯，洞察三家校本。無一語不詳參，無一字不互校。虔恭敬慎，日禱佛前。千斟萬酌，時縈夢寐。及其成也，四眾歡喜。宗教俱徹之慧明老法師（夏老之皈依師），搭衣捧經攝照於佛前，親為印證」。這是講他用了三年的時間，會集成第九種本子，就這種本子。剛才我跟諸位報告過，他最初會集的本子，我手上還有一冊，這一冊已經輸入電腦，從電腦裡面都可以看見，還有慈舟法師的科判，這就看到它原來的面貌。以後他經過十次的修改這定本，定本改成四十八品。

從這一段簡短的文字，我們就曉得，夏老居士是非常認真，大概他一生當中，做的就是這樁是最大的事業，讓淨宗法門有了這一部。這部經是淨宗第一經，非常重要，而沒有一個好的本子。《法滅盡經》以及本經都說到，將來佛法滅盡的時候，《無量壽經》還在這個世間流通一百年。我們想《無量壽經》到最後滅，流通的是哪個本子？肯定是這個本子。這個本子跟前面幾個會集本比較，前面本子都有瑕疵，都不能叫人滿意。這個本子裡頭找不出來了，前人會集本裡面的瑕疵統統都改正過來，真的沒有一個字不是出於原本，自己沒有改動一個字。所以是五種原譯本的集大成，取捨精當，沒錯誤，慧明老法師給他印證。「先舅父梅擷芸居士」，梅光羲居士是李老師的老師，李炳南老居士經教是跟梅老學的。所以這個本子當年傳到台灣，前面有梅老一篇序文，很長的序文，他看了之後非常歡喜，當時就在台灣流通，而且自己還講了一遍。「連續播

講於電台，譽為善本。慈舟法師專講此經於京魯」，就是北京跟濟南，「並親為科判」。我做科判是依據慈舟法師的科判做底本，再詳細給它分科，作成一個完整的科判。這個科判，當年我跟趙樸老見面的時候，我送給他，他非常歡喜，他看到了經，夏老會的經，我們做的科判，黃念祖的註解，他說這個經完備了，他非常歡喜。

「北京極樂庵方丈妙禪老和尚，聘請山東女子蓮社吳倩蘒社長來寺開講此經兩月。其他發心宏揚，專志持誦者，不可勝數。印行流通，相繼不絕。是以先舅父梅老讚云：於淨宗要旨，窮深極微，發前人未發之蘊。又精當明確，鑿然有據，無一義不在原譯之中，無一句溢出本經之外。有美皆備，無諦不收，雖欲不謂之善本不可得也」，這一段是梅老序文裡對這次會集的讚歎。「先舅之語，現已舉世公認，並將本經採入新印之續藏」。這是一個願望，現在還沒有能做到。「大經塵封千載，今始得善本，先賢會經之願乃圓」。從王龍舒、彭際清、魏默深，都希望做一個完善的《無量壽經》的本子，也真正努力去做，但是始終免不了有瑕疵。一直到最後夏蓮居老居士，才真正完成古來這些大德他們的宏願，到這才真正完成。大經塵封千載，《無量壽經》一千多年來，因為沒有善本，所以學習的人不多。中國人學習《無量壽經》，遠遠比不上日本人，大概中國人喜歡挑剔，日本人比較老實，傳到那邊去就全盤接受，可能有這種原因。所以中國人修淨土都是依《阿彌陀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在中國弘揚最廣，這一部經出來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。「大經放光，眾生有幸。本經名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。是為大經之第九本」。所以現在《無量壽經》一共是有九種版本，我們要學習，你要得用哪一種版本。

我在二００六年在巴黎辦了一個活動，活動完了之後順便到倫敦，去訪問劍橋、倫敦這兩個大學，這都是漢學系的，在歐洲非常

著名的學校，出了不少漢學家。我跟他們漢學系的同學，跟他們的教授做了交流，我知道有不少學生用佛經寫博士論文，其中有一個學生告訴我，他用《無量壽經》寫論文。我說《無量壽經》有九個本子，你用哪個？他用夏蓮居的會集本，很難得。我們這個註解，這個註解是我在美國那個時候，也是在弘揚這部經，黃念祖老居士到美國去，他去一個月，我們在那個地方聯繫上。他這個註解只帶了一本，帶了一本油印印的，還好，還算不錯，字還能看得清楚，是比較模糊，油印的，所以非常的簡陋，只帶這麼一套，送給我了。聽說我在這裡講這個會集本，那個時候在國內講會集本就他一個人，在海外講會集本也就我一個，所以我們兩個碰到之後就歡喜無量，真的是志同道合，我們是一個方向、一個目標。所以我就問他，我說：你這個註解有沒有版權？有版權就不必談了，要沒有版權我送到台灣去翻印。他說：沒有版權，歡迎翻印。還要我給他寫一篇序文，要我給他題字。所以我們第一次在台灣就印了一萬冊，精裝這樣一本印了一萬冊，在海外就開始流通，以後陸陸續續印，大概現在我想上百萬冊都不止了。他非常歡喜。

我們再看底下一段本經的註解，這些都是關於介紹這部經典的弘傳，老居士寫得很清楚，所以我們看看就好了。「丙、本經註釋。五譯之中，魏譯較備」。這就是曹魏康僧鎧的本子，在五種原譯本裡面翻譯得最好。我當年在台中，李老師也將《無量壽經》講過兩遍，第一遍講的是夏老這個本子，會集本，第二次就是講的康僧鎧的本子。我到台中這個緣分很殊勝，正好遇到李老師開講這部經，康僧鎧的本子，我從頭到尾聽過一遍。早些時候他講的會集本，他把他的眉註給我，我看到非常歡喜，我能看得懂，當時我也就想講這個會集本。老師告訴我，他說：時節因緣沒成熟，要等待時節因緣。我那個時候不知道利害，因為這個會集本爭議很多，爭的什

麼？說夏蓮居他是在家居士，他不是一個法師，所以大家不願意這個本子流通。夏老自己也了不起，往生的時候告訴他的學生，黃念老在旁邊，夏老告訴他，他的會集本將來是從海外流傳到中國。大家聽了莫名其妙，怎麼會從海外流回國家？到後來果然證明，這個經典在國外是普遍流通之後，才流到中國去。所以我也就了解，那個時候老師為什麼不准我講，講康僧鎧的本子沒有問題，沒有一個人講話，如果講夏蓮居的會集本，批評就多了。我那個時候剛剛出家不久很年輕，這些老和尚要是來罵人，給我們壓力，我們受不了。現在這些老法師都往生了，我們變成老和尚沒問題，那個時候很難，所以我們得忍耐。老師的確有智慧，我們不如他，他看得深、看得遠，時節因緣不成熟暫時放下。那個時候叫我去講《楞嚴經》，那是一部大經。

我們看這個文，「故大經註疏，集於《魏譯》」，幾乎都是用康僧鎧的本子來註解。「我國大德多為小本彌陀作註。至於註大本者」，就是註《無量壽經》，就是兩個本子，一個是「隋淨影，唐嘉祥兩家」。這後面接著，「《無量壽經義疏》六卷，隋京師淨影寺沙門慧遠撰疏」。我學的就是這個本子。這個慧遠跟我們淨宗初祖慧遠，名號完全相同，所以在歷史上稱他作小慧遠。如果諸位看到有人寫文章上，小慧遠就是他，不用小慧遠，那就是廬山慧遠大師，名字完全相同，廬山那個時候是在東晉的時代，這個慧遠是隋朝。第二，名稱相同，也叫「《無量壽經義疏》，唐嘉祥寺吉藏撰」，他做的註解。在中國《無量壽經》只有這兩種。另外在中國流通的有韓國兩位法師，「又新羅國（今朝鮮）有憬興、元曉」，兩位法師都出家人。他的註解在中國有流通，第一個是「《無量壽經義述文贊》三卷，新羅國沙門憬興著」，這憬興疏。第二種「《無量壽經宗要》一卷」，也是「新羅國黃龍寺沙門元曉撰。曾入唐遊

學」，唐朝時候在中國留學，「還後化振海東。其疏曰海東疏」。元曉法師在韓國非常有名，韓國佛教沒有人不知道他的。第三種「《遊心安樂道》」，這也是元曉的著作，是「淨土古佚十書之一」。這些都在中國流通。

下面說「大經光明，照耀日本，註釋之盛，遠超我國。筆者所知者已廿餘種」。這些二十餘種大概都在《卍續藏》裡面，這是黃念祖老居士看到的。「計為：《無量壽佛贊鈔》一卷，興福寺善珠作。第二《無量壽經述義》三卷，最澄法師集的。第三《無量壽經私記》一卷，智景作。《無量壽經義苑》七卷，紀州總持寺南楚作的。第五種《無量壽經略箋》八卷，享保五年洛東禪林寺院溪作。第六《無量壽經鈔》七卷，望西樓了惠作」。大概這些一共這裡他舉了二十二種，這二十二種其中有六種黃老居士書架上有，我到他那裡去參觀的時候我看到過，這六種他都用作參考，都有一些引用在這個註解裡面。這六種，第一個是剛才念的《無量壽經鈔》七卷，就是望西樓了惠作的。第二種是在第四行最後一句，《無量壽經會疏》十卷，越前勝授寺峻諦作的，這是老居士所看到的。第三種在倒數第四行，第二十一《無量壽經甄解》十八卷，道隱作，這是引用得多。接著《無量壽經合贊》四卷，觀徹作。所以他這裡底下說了，「其中第六、第十、第廿一、第廿二諸著，本書引證甚多」。

「又註釋大經校會本者，共三種」，第一種是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，這是彭際清作的，清朝康熙年間。第二種《無量壽經箋註》，這是丁福保的，這現在在佛門裡流通很廣，也很容易看到。「以上兩種所註者，皆為彭氏之節校本」，就是彭際清的節校本。第三種是「《佛說摩訶阿彌陀經衷論》，清光緒正定王耕心作的」。他所註的本子是魏承貫的會集本。末後「又清末沈善登居士著有《報

恩論》三卷」，這《報恩論》裡面，有《淨土法門綱宗》、有《無量壽經綱宗》、有《往生正因論》，有這幾篇，都算是註釋《無量壽經》的。這一段我們就介紹到此地。

下面我們看第九段總釋經題，我們從第七十九面看起。「凡經之名題，皆直顯本經之要旨。使學者因名達體，一覽經題，直窺全經大義。是以天台家註經，先釋經名」。這一段文我們把它念下去，「大經五種原譯，各有經題。王氏會本名為《大阿彌陀經》以別於原譯與小本。但『大』字之增，無所依據」，這是自己加上去的，會集的話應當是要用原文，他自己加了個大字這沒有根據。「彭氏節本與魏氏會本」，魏默深的會本，「皆名《無量壽經》，同於《魏譯》，三種一名，混同易誤」。它的名字跟原來的經名是一樣的，沒有差別，到底指哪個本子不清楚。「正定王氏改魏氏本為《摩訶阿彌陀經》」，這摩訶兩個字也沒有依據，這個都是會集裡頭的問題。「考」這考據「從漢迄宋」，到宋朝「十二譯中」，這十二次翻譯，「以無量壽為名者十」，有十部，「以清淨平等覺為名者」有兩部，「以正覺為名者」有一部。最初漢代有個譯名叫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，最後宋代翻譯的名字叫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。所以夏蓮居老居士這個經題，「今此會本直取宋譯經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」，那個經字重複的把它去掉，經字去掉是重複的，下面再續漢譯的經題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，無量兩個字也重複了去掉，於是經題就變成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。「自然佳妙」，這真正是會集，沒有自己加一個字，只是把重複的去掉，所以變成這十五個字的經題。「不假斧斤」，一點修改都沒有。「兩譯原名，攝於一名之中；十二種經題悉入一題之內。全經大旨，昭然目前。淨宗要義，備於題內。人法喻、教理行、體相用等齊顯於一名之中。如帝網珠，圓攝一切妙法。本經會集之

妙，於此可見麟爪」。就是夏老會集的慧眼，跟過去人確實不一樣。

這個題，黃老的註解也很詳細，我們今天還有一點時間，我把我對於這個題的解釋，有個很簡單的一個解釋。「佛說」，這是佛親口所說的。佛經上加上佛說這兩個字它有意義的，一切經都是佛說，為什麼別的經不加佛說？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沒有加佛說，《金剛般若經》也沒有加佛說，《妙法蓮華經》也沒有加佛說。為什麼這加佛說？通常加佛說的，正宗分第一句話是佛講的，這個加佛說；如果第一句話不是佛說的，通常就不用佛說這兩個字。所以它有講究的，不是隨便立題的。「大乘」是智慧，「無量壽」是性德，「莊嚴」就是相好。你看看，佛在《華嚴經》上告訴我們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這題裡面如來智慧德相就有了，「大乘」是如來智慧，「無量壽」是如來的德，壽命是第一德，「莊嚴」是相好，這就全給你說出來，這是果。我們學佛希望得到什麼？就得到「大乘無量壽莊嚴」，這就是極樂世界的果。下面這五個字是因行，是修因，修什麼才能證果？修「清淨平等覺」。清淨是戒，持戒能幫助你得清淨心，平等是定，覺是慧，你看戒定慧三學。說三寶，僧是清淨，六根清淨一塵不染，這出家人；法是平等，你看佛說的諸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法是平等；佛是覺，三寶具足。

佛叫我們修行怎麼樣證果？先放下，我們用《華嚴經》的話來說放下執著，對世出世間一切法不再執著，你就得清淨心，證阿羅漢。再進一步，於一切諸法不分別，分別心放下，你就得正等正覺，換句話說，你得平等，平等是菩薩。最後能夠把妄想放下，妄想是什麼？起心動念，不起心不動念就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這個覺就是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成佛了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。你看修因證果，淨宗裡面完全顯示在這個題目上。所以人家要問我們，你們

淨土宗修什麼？修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正覺心。淨宗求什麼？求智慧、求性德（無量壽是性德）、求相好（相好是莊嚴）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這部經講什麼？就講這個，全經的內容在題目裡面統統顯示出來了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